

当兵

赵启杰◎著

士兵版《亮剑》

不低头，不放弃，不服输
向当兵的男人致敬！

曾经当兵

赵启杰◎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自(CIP)数据

ISBN 978-7-80523-979-7

2008.05

ISBN 978-7-80523-979-7

1. 文学—中国—当代—散文—作品集

I24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00000号

赵启杰

著

金上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经当兵 / 赵启杰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8.6
ISBN 978-7-80623-979-7

I. 曾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3881 号

作 者	赵启杰
出版统筹	单占生 金城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杨彦玲
特约编辑	黄志坚
美术编辑	李定斌
封面设计	回归线视觉传达
责任校对	丁淑芳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www.hnwybs.cn
承印单位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mm × 1000mm
印 张	18
字 数	32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79-7
定 价	28.00 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一样的青春 / 1
- 第二章 你就是老大 / 19
- 第三章 心事 / 35
- 第四章 春去春会来 / 52
- 第五章 桐树花儿开 / 70
- 第六章 梦有多远 / 90
- 第七章 聚散依依 / 108
- 第八章 爱的代价 / 124
- 第九章 一剪梅 / 143
- 第十章 谁知我心 / 162
- 第十一章 为你我受冷风吹 / 179
- 第十二章 缘断情未了 / 196
- 第十三章 飞来的馅饼 / 213
- 第十四章 芦荻的谎言 / 231
- 第十五章 世事难料 / 249
- 第十六章 结局篇 / 268

第一章 一样的青春

(1)

整个营区都还在睡觉，所以，营区内的这条玉兰路显得很寂静。

一个矫健的身影从玉兰路上跑过，缓缓放慢了脚步，双臂做着舒展动作。离起床号吹响还有一些时间，他从从容地向宿舍走去。

这时，他远远地看见两条军犬一前一后迎面而来，还伴着引导员大声的呵斥。看着军犬越来越近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显然是来者不善，又看到引导员张彪一脸的坏笑，没有叫停的意思，想躲已是来不及了！

“鲁兵，你再跑呀！哈哈！你跑得了初一，还能跑得了十五？”张彪叫了一声，“黑箭，嗅！”

这条叫“黑箭”的军犬得到指令，像一支离弦的箭，闪电般窜了过来。

鲁兵见无处可逃，身体一蹲，一纵身攀爬到了两米高的墙头上，很得意地对下面喊：“有本事上来？哈哈。”

“哼，小样，我看你能在墙上蹲多久？”张彪仍保持着一脸的坏笑。

“哎，我说哥们，马上要吹起床号了，我还要赶去集合整队呢，快把你的伙计给我叫开！”鲁兵看着黑箭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，不禁有些发急。

“我才不管你的事呢！”张彪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“有本事你下来！哈哈。”

鲁兵和张彪是同年兵，新兵连就在一个班里，后来分在同一所后方仓库，同年转的志愿兵，平时关系很铁。

“你这家伙，回来就拿我开刀呀，真不够哥们！”鲁兵又气又急，“快让它走开！”

“走开？”张彪冲着黑箭叫了声“定”，然后从地上抓起另一条军犬脖颈上的链子，大摇大摆地走开了。

“你别走！”鲁兵站在墙头大叫，“要走你也要带上它，混蛋！”

张彪摇头晃脑地哼着歌，也不回应，转过弯就不见了踪影。

鲁兵感觉这样耗着不是办法，一纵身跳到墙外，向前猛跑了几十米远，然后又从墙外翻进来，看到黑箭还静静地守在那里，心中一阵窃喜，风一般的跑回自己的宿舍了。

听到办公室的电话铃响，鲁兵一把抓起话筒：“喂，你找哪位？”

“找你！”电话里传来张彪的声音，“我说伙计，今天是周末了，晚上来我这儿坐坐？”

“你这家伙，真不上路子，刚才可把我吓坏了，你那地方我敢过去？”

“嘿嘿。”张彪在电话里干笑了两声，“不至于这么胆小吧？说真的，晚上过来吧，我打电话给晁显了，他们都来。”

“好吧，晚上如果没有事情，我就过去。”鲁兵说完就顺手挂了电话。自张彪从军犬队培训回来，还没有在一起聊过天，要不是最近部队有一些重大的活动，几个铁杆早聚在一起了。

鲁兵走出办公室，从宿舍里提起水瓶，直奔水房。远远地看见晁显骑一辆三轮车，拉了一车菜，吱吱嘎嘎地往这个方向蹬了过来。也许蹬起来颇费力气，他胖嘟嘟的脸盘红扑扑的，几颗青春痘在汗水的滋润下亮晶晶的。

“晁显！”鲁兵冲着他叫了一声。

“嗨！”晁显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又急蹬了两下，那三轮车很艺术地来了个急转弯，嘎吱一声横在了鲁兵的面前。

“刚才张彪打电话过来，让我们晚上到他那儿去坐坐。”鲁兵道。

“哦，好，晚上我去找你，我们一起去。”晁显说罢，放开车刹，一纵身，车子晃悠悠地驶入了伙房里。

“要不要帮忙？”鲁兵问。

“不用，我叫炊事班长安排人来卸。”晁显跳下车来，拍了拍军装。

“什么时候你的任职命令能下来呀？”

“哪知道呢！我同学的命令都下来了，我们部队竟没有动静，操！”晁显明显有点情绪，“天天让我骑这破车外出买菜，丢人现眼的！”

“那应该也快了，这么长时间都坚持下来了，还在乎这几天吗？”鲁兵安慰晁显道。

“嗯，实在不行，我明天到业务处去问问。”

“好，那我先打水去了，晚上见。”

“晚上见！”晁显还想对鲁兵说点什么，却见鲁兵拎着水瓶头也不回直奔水房去了。

(2)

军营虽然处在A城闹市区，但军事禁区很少有闲杂人走动。因此，在正课时间外，偌大的库区显得十分的幽静。一株株高大的水杉，此时遍体通红，在夕阳下静静地挺立着，把库区装扮得像一幅油画。

“鲁兵，你个人的事怎么样了？”晁显把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不紧不慢地迈着大步，突然问鲁兵道。

“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！”鲁兵顺口回答道，“怎么？你有合适的吗？给我介绍介绍？”

“嘿嘿，没有。”

“唉，敢情兄弟在吊我的胃口啊？”

“不是不是。”晁显赶紧解释，“我只是随便问问，其实也不急。”

“你是不急，都快结婚了，哪能知道我们光棍的苦呀？”鲁兵调侃道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晁显平时性格有点木讷，不怎么善于言辞，被鲁兵这么一说，脸都涨红了，“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有些事还是不急的好。”

“那你说，什么事是不急的好？”鲁兵还在逗他。

“嘿嘿，婚事呗，人迟早都要结婚，我们反正比同龄人都晚了，还急于一时吗？你一表人才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才华有才华，想找什么样的，还不随你挑？”

“你别给我戴高帽！”听晁显这么一说，鲁兵内心美滋滋的，嘴上却说，“那可不一定，那你怎么这样快就把婚事定下来了？”

“我？”晁显被鲁兵将了军，正不知说什么好，忽然听到远处的犬吠，便借故岔开了话题，“你别说，住在这儿比住连队强多了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所里还好一些，四个人一间宿舍，你看勤务连，整个大通道，没一点几个人的空间。”鲁兵道，“别看张彪住在犬舍，也算混了个单间待遇，比排级干部还强，像个独立的王国，呵呵。”

“是哩。”晁显终于摆脱了鲁兵的将军，内心一阵高兴，“唉，如果我的命令下来，按规定，我也可以单独住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不是早晚的事吗？有些事不能拖，你急人家不急。”

“嗯，你说得有道理，我学的司务长专业，命令下来后，我也不用天天去买菜了。”

“我倒是希望你尽快走马上任，到时候我好沾光。哈哈！”

“笑什么笑！”从树林里传过来张彪的声音，“你们两个还不跑步过来！”

“混蛋，你的狗关起来了么？”鲁兵喊道。

“对，你的狗关起来了么？”晁显也小心翼翼叫了一声。

“放心吧，看你们那出息样！”张彪的语言总是带着少许的讥讽，好在都知根知底，没有人去与他计较。

“报告！前来拜望我们的司令员！狗司令，哈哈！”鲁兵打趣道。

“靠！我什么时候升司令员了，呵呵。”张彪不气不恼，“茶都好了，进来吧！”

犬舍新落成不久，在营区那片水杉的后面砌了两间小平房，门窗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漆味道。门前早被张彪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要不是里间的门和犬舍相通着，这儿无疑是一座很怡人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“两位里面请！”张彪双手抱拳很江湖地把鲁兵和晁显往屋里让，“先喝茶，那两个小子过一会儿才能来，现在走不开。”

“哪个呀？”鲁兵问。

“还有谁？肖克和郑宏！妈的，老子回来两天了，他们两个家伙竟还没有上门来问候我，简直没有把我这个班长放在眼里！”张彪瘦高的个头，天生一副能说会道的大嘴巴。

“哦，人家肖克前几天早提班长了，呵呵！”

“他就是当了连长又怎么样？在我面前还不得老老实实的，还他妈的翻了天了他！”肖克是张彪当年从新兵连带出来的兵，张彪在他面前始终还端着班长的架子。

鲁兵没有再说什么，张彪为人直爽，敢碰硬碴，战士们都服他。

“条件不错嘛！”晁显四处看了看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“像个家。”

“还可以吧？”张彪语气中透着一丝得意，“差了我会答应？”

“嗯，以后结了婚，你不要去招待所了，直接住这儿就行！”晁显说。

“哈哈！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好久没有见我的老婆了，明天去看看她。”

“你老婆？”鲁兵一愣，“以前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呀？”

“嘿嘿。”张彪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，“是我自己封的！”

“敢情你是一厢情愿！”鲁兵和晁显都乐了。

“反正认识两年多了！管她呢！”张彪掏出一支烟来，拧开煤气灶，对了个火，吐了个烟圈，“明天有空吗？有空我带你们去见她！”

“好哇！”鲁兵道。

“那我也去，我明天也没有事。”晁显半天才反应过来。

“好，都去！”张彪说着抬腕看了看手表，“妈的，到现在还没来，要不我们先去？”

“现在去看你老婆？”晁显兴冲冲地问道。

“不是，是去鸿运酒家，说好了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喝酒！”张彪把手一挥，“走！不等他俩了，或许能在半道上迎着他们呢！”

(3)

鸿运酒家其实是一家小饭店，出营门口向右转个弯就到了。别看这小饭店不怎么起眼，但由于区位好，老板娘苏欣经营有方，附近几家餐饮店就数鸿运红火。

“小马，1号厅上茶！”这会儿正是上生意的时候，老板娘苏欣满脸堆积着笑容，站在狭小的吧台后面，冲着服务员小马吩咐道。

其实她这嗓子是叫给客人听的，小马那会儿正把一壶沏好的茶用托盘端着，准备送往包间。对于这位精明绝顶的老板娘，小马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好在老板娘对自己很器重，不要自己去后台做事，除拿固定的工资外，老板娘每月还或多或少地塞个小红包。说穿了，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自己的收入虽然比其他的人高点儿，可是也比别人付出的多。有道是“店大了欺客，客大了欺店”，凡来此吃饭的人，几乎个个都充大爷，服务员被呼来唤去的，再忙也得陪着张笑脸，谁让自己是做服务这行的呢？小马特别讨厌那些让她陪酒的人，喝就喝呗，还找别人干什么？这时候一般老板娘会出面，让她过去陪酒。有一次陪顾客喝多了，吐得一塌糊涂，老板娘破例让她歇了一天，还给了她五十元的红包。

“老板娘，给我留的几号？”苏欣正拉开抽屉整理账本，突然听到张彪这一嗓子，猛一抬头，差一点撞到柜子上的酒瓶。

“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！原来是我干儿子来了，呵呵！”老板娘把眼角笑成两朵菊花，“你们几个坐2号吧！”

“你少来，我不是订1号的吗？怎么成了2号了？”2号包间比较小，张彪有点不高兴。

“哟，你看，小马搞错了，已安排别人坐下了，你们就委屈一下吧，就算帮我个忙……”老板娘陪着笑说。

“不行，给我让出来！难道我吃饭不掏钱咋的？”张彪突然较上了劲。

“哎哟，说这话多伤感情，还是我干儿子呢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呵呵。”老板娘知道张彪的脾气，吃软不吃硬，一边陪着说好听的话儿，目光却盯着鲁兵，一副求援的样子。

“张彪，算了，2号就2号，我们进去吧。”鲁兵推了张彪一把。

“你看看，还是鲁兵体谅人！”老板娘不失时机地冲里面喊道，“小马！上茶！”

“唉，恶人总是我来做，好人都是你的，服了。走吧。”张彪摇了摇头，直奔2号包间去了。

“得，我也不想在她面前充什么好人。”鲁兵坐下来，“其实，我很少来这儿。”

“真的？那为什么老板娘一口就叫出了你的名字？”张彪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也许这就是生意人的精明呗，我连这次在内，来这儿吃饭不超过三次。”鲁兵辩解道。

“这说明你有魅力。”晁显半天插了这么一句话，差一点让鲁兵把茶喷了一地。

“晁显，这你就是外行了吧？老板娘的女儿看上我们鲁哥还差不多！”

“是吧？对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”晁显附和着道。

“你们别一唱一和地瞎扯了，当心让人家听见。”鲁兵脸红了，用餐巾纸擦着喷在嘴边的水。

“听见怕什么？是吧？小马！”张彪冲倒水的小马眼睛一瞪。

小马赶紧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对于来这儿吃饭的军人，小马大都比较喜欢。军人来这儿除了喝酒猛一些外，人都很规矩，偶尔开个玩笑，那也是善意的，含蓄的，笑过后经得起回味。但对于这个张彪，她从内心有点惧怕，总感觉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霸气，更确切地说，是股匪气。都是当兵的人，做人的差距怎么这样大呢？

就在小马倒茶的工夫，一前一后进来两个战士。挂中士军衔的个头较为矮小，留着部队经典的板寸头，一对小眼睛炯炯有神，给人很精干的感觉。后面的是位下士，长得挺白净，显得特别乖巧。

“让各位老大久等了！”板寸头从口袋中摸出一包红塔山，很娴熟地撕开锡纸，中指在烟盒底下用力一顶，两颗过滤嘴便从中冒出头来，“来，每人来一支。”

“哟，肖克，今天又弄了外快？”张彪抽出一支点上，“老实交代，这烟不会是你自己买的吧？”

“哈哈！”板寸头把香烟往桌上一扔，“敲的，在路上敲郑宏的！”

张彪把目光落在郑宏的身上，下士赶紧拍拍口袋：“就这一包，呵呵，今天出车的时候，人家给的，本想带过来孝敬各位，没想到碰到截道的了，呵呵。”

张彪把茶杯一顿，一把把烟抓过来，扔到鲁兵的面前，然后冲外面大喊：“小马！上菜！”

小马却空着手走进来，对张彪说：“甲子找你，在门外面。”

“快让他进来嘛！”鲁兵对小马说。

甲子是部队的通信员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平时爱找鲁兵谈一些文学上的事，也算是情趣相投，虽然鲁兵早当了几年兵，但两人的友情不错。

没想到甲子给张彪送来了一封“父病重”的电报，刚才还神气活现的张彪，顿时蔫了下来……

“多大的事！”鲁兵一把接过电报，看了看，然后皱着眉问，“先不急吃饭，你家有没有电话？”

“我家还没有，但邻居家有电话，平时有事都是让邻居传的话。”张彪苦着一张脸回答。

“我看这样，你现在到外面打个电话回家，问一问情况，然后我们兄弟再合计一下。好吧？”鲁兵很沉稳地对张彪说，显露出临事不乱的胸怀来。

“嗯，好，那我先去打电话！”张彪离席到外面打电话去了。

“我认为，现在他回去也解决不了大问题，如果老人还能动，不妨把老人接到部队来，住部队的医院，医疗条件好不说，直系亲属还享受半价待遇，你们看呢？”鲁兵环视了一圈，和几个人商量道。

“对，这样好，鲁哥想得周到！”郑宏抢先说道，“来的时候，我负责开车去火车站接。”

“好，小郑在驾驶班，用车比我们方便些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”鲁兵又转过头对肖克说道，“肖克，你姑姑在医院，需要的时候，你要多找找关系。”

“这你放心，没问题。”肖克本来就是A城人，在家门口当兵，社会关系比他们几个多，路子也广一些。

“晁显负责老人的营养，你天天在菜场跑，懂行。不过，要注意，千万不能让别人误解，说是刮公家的油，要注意影响，你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呢。”

“嗯。”晁显放下茶杯，把手搓了搓，“再不下命令我就和他急！”

鲁兵还想劝劝晁显，这时张彪打过电话进来了：“问过了，老人要手术！”

“能来队吗？”鲁兵谈了自己刚才的打算，然后问张彪道。

“哎呀，这个办法不错，谢谢鲁哥，谢谢兄弟们，要不，我现在再打个电话去？”

“好！”

张彪又出去了。不一会工夫，张彪回来了：“和哥哥商量的，明天他们动身过来，后天一早能到！”

“好！”鲁兵说道，“只要我们兄弟们能帮得上的，都会尽力的。”

“谢谢!”张彪很感动,倒上一杯酒一饮而尽,然后再次冲外面大喊了一声:“小马!上菜!”

(4)

咖啡屋内灯光柔和,把橘黄色为主调的墙壁和座椅衬托得豪华而典雅。屋里飘荡着轻柔的音乐,伴着香浓的咖啡味道,坐在这儿小憩,不失为一种时尚舒适的休闲方式。

刘萍这会儿正坐在吧台旁,盯着窗口处的那张座位。那儿坐着一位穿军装的列兵,文雅地搅拌着杯里的咖啡,眼睛专注地望着窗外。

这一幕使她记起两年前的那个午后。也是靠窗口的那个座位,坐了一位穿军装的年轻战士。只见他左右看了看,用手指捏起两块方糖丢到咖啡里,搅了搅,端起来就喝了一口,然后又皱着眉吐回到杯子里,从口袋中摸出手帕,一下子捂上了嘴巴……

“服务员!”他冲吧台招了招手。

“什么事?解放军同志!”刘萍自幼在军营长大,对军人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。

“我的咖啡怎么是苦的?”

刘萍端起来闻了闻:“对呀,怎么了?”

“怎么是这个味道?不会是你们搞错了吧?”

“怎么会呢?都是一样的!”

“咖啡原来是这个味道……”年轻战士仿佛是在对自己说,但还是被别人听到了,四周传来一片讥笑声!

“有什么好笑的!”战士环视了一下四周,“明明是苦的,我还能说是甜的呀?”

“傻大兵!”一个地方小伙蔑视地嘟囔了一句。

战士不干了,站起身来,一把将他从座位上拎了起来,“你他妈的再叫一声试试?!”

小伙不再吭气,被战士一把又推到座位上。

“小李,你怎么这样不礼貌?”刘萍冲小伙说道,然后又冲战士一笑,“对不起啊!解放军同志!”

战士转身就想走。

“请等一下。”刘萍冲吧台喊了声:“张姐,给我两杯咖啡!”

“你?”那名战士显得很不安。

“你坐,我请客!”刘萍看他还在犹豫,就问:“怎么?不敢呀?”

“有什么不敢的！喝就喝！”战士坐了下来。

刘萍把另一杯咖啡推到战士面前，“看得出你很有个性，呵呵！”

“嘿嘿。”

“第一次喝咖啡？”

“是的，今天出公差，事后路过这儿，想进来感受一下你们大城市的生活。没想到出了洋相，嘿嘿！”战士很腼腆地回答。

“当几年兵了？”刘萍把一袋咖啡伴侣撕开，放在杯子里，又轻巧地加入方糖，优雅地搅拌着，这一串专业流畅的动作，让那个战士看得入了神。

“当几年兵了？”刘萍又问道。

“三年了。”

“怎么？都老兵油子了，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呀？”

“嗯。部队有纪律，这些地方不让来。”战士解释道。

“那你怎么来了？”刘萍笑着问道。

“我……马上可能要退伍了，怕回家后再也没有机会，又怕被别人笑话。”

“没考军校？”

“没，文化太低……”战士被问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不是可以转志愿兵吗？”

“我是想转，但不是想转就能转的，要看部队需要不需要呢。”

“哦，祝你好运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不客气，你要是留队不走，有机会再来的话，我还请你。”刘萍真诚地说道。

“不！”战士回绝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是能留队，我请你！”

刘萍乐了：“好，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“我就在这儿工作，我叫刘萍。”

“我叫张彪！”

……

“刘萍！快要换班了，还不收拾一下，愣什么神呀？”听到同事的提醒，刘萍这才回过神来。是呀，好久没有张彪的消息了，这家伙总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听说前不久去军

犬基地培训去了，差不多该回来了吧？想到这儿，她翻出了张彪留下的电话。

“喂，请转接一下犬舍，我找张彪。”刘萍首先拨通了部队的总机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话筒里传来张彪有气无力的声音。

“臭小子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”刘萍骂道。

“哦，我老婆呀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谁是你老婆？神经病！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！”刘萍已和张彪交往了两年多了，虽然相见得很少，但说话都很随意。

“本来今天想去看你的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昨天酒喝多了，我还没有起床呢！”张彪懒洋洋地说道。

“天啊，都快吃午饭了你还不起来？我都下班了！你到底来不来？不来我回家了！”

“好吧，反正今天是星期天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事，我和我哥们几个一起去，你在单位门口等我们。”

“喂？叫那么多人来干吗？还有谁？！”刘萍话还没有说完，对方就挂了电话。

(5)

对于张彪，刘萍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刘萍喜欢张彪身上的男子汉气质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劲儿。刘萍天生一副假小子性格，因生长在单亲家庭，性格虽有些叛逆，但很阳光。因种种原因没有考大学，就读于某商业学校，毕业后，老子通过关系把她安排在A城一大商场，在商场所属的咖啡屋做了一名营业员。

自上次在咖啡屋认识张彪，后来又接触了很多次，但也只是在一起聊聊天，逛逛街。刘萍发现张彪性格虽然很直爽，但也有高傲的一面，有时高傲得让人心里感到压抑。刘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自己和张彪不可能走得太远，但作为一般的朋友，张彪还是十分称职的。

“这家伙，带一帮人过来，真是的！”刘萍在心里想着，“来就来，本小姐还怕他几个小兵不成？”

刘萍站在出口处，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极力想透过眼前晃动的人影间隙寻到几许绿色，但盯了很久都没有发现。

这时，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穿过广场，嘎吱一声停在她的面前，挡住了她的视线。车门一开，张彪从副驾驶室的位置走了出来，很潇洒地把一张十元的钞票丢给出

租车司机,说了声“不用找了”,然后拉开后车门,竟然一下子钻出四名军人。

“来,我来介绍一下,这就是我常对你们说的刘萍!”张彪对身后的四人说道。

“哎呀,嫂子,久仰!”郑宏的小白脸堆满了笑,并远远地伸过手去。

“叫谁呢?你!”刘萍冲张彪脸一沉,“这是你的战友吧?你都对他们说什么了?”

“我什么也没有说呀,天大的冤枉!”张彪一脸的坏笑。

“你们别听张彪胡说,我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!和你们一样。”刘萍声明。

郑宏见刘萍没有与自己握手的意思,一点也不显得尴尬,好像都是意料之中的事,把伸出去的手一扬,改成了敬礼:“报告大姐!郑宏前来报到!”

“这还差不多!”刘萍也笑了,“油嘴滑舌的家伙!”

“你好,我叫鲁兵,这是晁显、肖克。”鲁兵不失时机地介绍道。

“我听张彪说起过你,作家同志!”

“啊?作家?”鲁兵不好意思地笑了,“别听他乱说!”

“那他为什么说你是作家?”刘萍问。

“嗨!别提了!自从他看了贾平凹的《废都》,硬是叫我‘作家庄之蝶’,后来就简称我作家了。”

“你这么风流吗?”刘萍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“嗨,我就是有这个贼心,也没有这个贼胆呀,我的胆子很小的!由他叫呗!”鲁兵说着捅了张彪一拳。

大家都笑了,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。刘萍没想到和这些兵第一次见面,竟是这样的愉快,从手袋中掏出口香糖,分给每人一块:“说,我们去哪儿玩?”

“今天我们只是来看看你,下午还有事的,我家里明天来人,我要做点准备。”张彪说道。

“哟,你还有多大的事?今天不是星期天吗?”刘萍一点也没有察觉出张彪内心的忧虑。

“他父亲生病,明天到部队来,要手术。”晁显半天没有搭上话,这时也插了一句。

“哦,要不要我帮你?医院我有熟人。”刘萍对张彪说。

“不用,住部队的医院,再说,肖克已为我安排好了。”

“那还要花好多钱吧?”刘萍又问。

“花是要花一些,直系亲属半价,估计没有三千打不住。”肖克说道。

“你没有这么多吧?”刘萍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钱夹,从中掏出一沓钱来,

“给,这是两千,不够,我回家再取。”

“干吗？”张彪眼睛一翻，“你以为就你有钱？我们可不是来向你借钱的！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刘萍解释道，“我觉着你拿工资时间不长，平时又喜欢大手大脚的，怕你手头紧。”

“切！”张彪死要面子活受罪，“再穷，这点钱咱还不缺。”

“那好，用的时候，你就说。”刘萍把钱又放回了口袋，“这样吧，今天我请你们吃饭！就算我给你们接风洗尘。”

“哎呀，大姐够豪爽！”郑宏高兴得恨不得上前来个拥抱，“我早听班长说了，大姐是位女中豪杰！”

“干脆我们去鸿运，我来请客！”鲁兵大方地说道。

“不了，怎么一见面就吃你呀？”刘萍望了张彪一眼。

“去呗，我们兄弟谁请都一样！”张彪随手把烟头弹到垃圾箱里，“走！”

“鸿运在哪儿？远吗？坐几路车？”刘萍问。

“不远，就在我们部队边上。”肖克回道。

“那好吧，吃过饭我去你们部队看军犬！”刘萍高兴地说道。

这时，张彪已拦下了一辆的士：“你们先走，我再拦一辆！”

“好，我们在鸿运等你！”鲁兵说罢，很绅士地为刘萍拉开车门，“请！”

(6)

“芦荻？”鸿运的老板娘苏欣站在吧台后，正坐镇指挥服务员走菜。今天是礼拜天，生意特别好，连大厅里都坐满了。

“什么事？妈。”被唤作芦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，她是老板娘的小女儿，今天休息，到店里帮忙来了。芦荻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身牛仔装扮，更显清纯亮丽。

“你先停一下，过来收款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”苏欣一边对女儿说着话，一边收拾自己的挎包。

“哦，知道了，你去吧。”芦荻蹦蹦跳跳地跑到吧台前。

“看你，还没有一点大人样，走路都不好好地走！”苏欣故作生气的样子。

“好了，妈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！”芦荻上前搂住了苏欣的脖子撒娇道。

“去，死丫头！”苏欣推开芦荻，“用心点，有事叫我！”

“嗯！”芦荻冲苏欣做了个鬼脸。

老板娘前脚刚走，鲁兵他们后脚就到了。看到店内顾客满座，鲁兵皱了皱眉头，

但还是走向吧台：“请问，老板娘在吗？”

“什么事和我说好了。”芦荻正在用耳机听音乐，看到有人进来，摘下耳机说道。

“你是新来的吧？”鲁兵问。

“不是。”芦荻笑了笑，“有事就尽管说好了。”

“还有包间吗？”

“没有啦，你们也没有提前预订。”

“我们还有几个人，能想办法安排一下吗？”

芦荻左右看了看：“不好意思，安排不下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谢谢了！”鲁兵说罢就往外走，差一点与张彪撞了个满怀。

“去哪儿？”张彪问。

“没座了。”

“别急，我来看看！”张彪说罢，径自走到吧台前，“叫老板娘出来！”

“她不在。”

“打电话给她！”张彪态度强硬地对芦荻说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管我是谁，我让你打你就打，别给我废话！”

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打！”

“你不打，我砸你的店！”

“你敢？！凭什么？！”张彪的蛮横让芦荻感到特别恼火，“还是解放军呢，这么霸道！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老板娘的干儿子！”张彪的一番表白把鲁兵惹笑了，平时死不认账，今天主动认了个干妈，呵呵。

“算了算了，您看能不能把大厅的散客合并一下，给我们腾出张桌子就行了，我们不要坐包间了。”鲁兵赶忙打圆场，然后又冲着芦荻一笑，“对不起，我这兄弟心情不好，请多原谅！”

“好的。”芦荻看眼前的这位军人长得很英俊，说话也透着一团和气，表现出了很好的涵养，也客气地说道：“请稍等一下，那桌客人就快吃好了，等会儿让小马为你们收拾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鲁兵环视了一下周围，“那我们就等一下好了。”

“鲁兵，原来是你们几个呀！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小马已走了过来，“今天怎么没有订座呀？”

“临时的，呵呵，没想到你们生意这么好。”鲁兵回答。